

《桃花扇》拍攝始末

馮喆的最後悲情



馮喆銀幕形象英武瀟灑曾給影迷留下深刻印象

名人軼事

提起由馮喆主演的一系列經典影片，影迷們總能如數家珍、脫口而出：《南征北戰》中的高營長、《金沙江畔》中的指導員、《羊城暗哨》中的公安偵察員、《鐵道游擊隊》中的政委李正、《沙漠追匪記》中的騎兵班長、《桃花扇》中的一代名士侯公子……銀幕上的馮喆，形象英武瀟灑，氣質儒雅雋永，表演準確獨特。

拍戲染病

馮喆本名馮貽哲，1920年生於天津，原籍廣東南海。馮喆似乎天生就是當演員的料，成年以後出落得皮膚白皙、身材高挑、劍眉皓目、相貌英俊，兼有標準美男之陽剛與俊逸。

1941年5月，馮喆前往美國聖約翰大學機械專業就讀。因為對所學專業毫無興趣，沒讀完大學一年級，便向學校提出輟學。1944年3月，馮喆由著名演員韓非引薦步入演藝生涯。

馮喆相繼在《日出》、《風雪夜歸人》、《棠棣之花》等劇目出任角色，還在《大明英烈傳》、《富貴浮雲》、《結婚進行曲》、《甜姐兒》等40餘部轟動一時的話劇中擔任主要角色。憑藉其英武俊雅的外表形象和從容瀟灑的精湛演技，馮喆成為「同茂劇團」的台柱之一。在此期間，他加入了馮慕已久的中共地下黨。

1954年，故事片《淮上人家》開拍，馮喆扮演男主角高黑子。在一場戲的拍攝中，為劇情的需要，馮喆毫不遲疑地隻身跳入淮河邊的一處水塘，卻不幸感染了上血吸蟲病。由於發現較晚，當3個月後轉回上海瑞金醫院救治時，不得不摘除了脾臟和胰腺。這對年僅34歲的馮喆身心健康造成了嚴重後果。

婚姻不幸

1949年5月7日，29歲的馮喆和同事張光茹結婚為伉儷。張光茹在認識馮喆之前曾遭遇過情感創傷，不幸的經歷使她再不敢信任任何人，尤其像馮喆這樣相貌英俊的男人。新婚不久，馮喆和張光茹的感情即出現了破裂。

因為工作，兩人常常天各一方，過往的不幸遭遇使生性好強的張光茹對感情極度敏感，憑一些捕風捉影的流言蜚語、盲目的主觀臆斷，她把馮喆想像成一個追蜂惹蝶的浪蕩子。

1952年，馮喆將前往朝鮮戰場慰問志願軍。臨走前，他向妻子提出要個孩子，遭到了張光茹的一口回絕。1953年4月，馮喆從朝鮮前線回上海，再次提出孩子問題，張光茹答應了丈夫的要求。但懷孕後不久，她竟突然恢復練習間置多年不練的川劇舞台功夫，張光茹每天跑步踢腿，又翻單槓又翻筋斗，終於造成流產。

第二年，張光茹再次流產。由於她的輸卵管堵塞已造成嚴重水腫，醫生建議她切除輸卵管。手術後，再也不能生育的關係，不僅嚴重影響到張光茹的身心，也使她和馮喆的關係跌入了冰點。

所幸，馮喆還有自己如日中天的演藝事業，這或多或少地排遣了他內心的苦悶。1957年八九月間，馮喆主演反諷故事片《羊城暗哨》，在全國上映後好評如潮；1958年11月，在全國「反右」和「大躍進」運動中，馮喆一連主演了《大風浪裡的小故事》之《舊恨新仇》和藝術性紀錄片《重要的一課》、《英雄趕派克》、《熱浪奔騰》、《鐵窗烈火》等影片。

銀幕絕唱

1963年，上海天馬電影廠籌拍長征題材影片《金沙江畔》，攝製組在川西南進行緊張的實地拍攝。擔任主演的北影廠趙聯因身體不適應高山氣候被迫退出。導演撤來「救兵」，馮喆扮演指導員金明。金明的形象，是馮喆繼電影《勝利重逢》、《南征北戰》、《鐵道游擊隊》、《沙漠追匪記》、《英雄的陣地》後，第六次扮演軍人角色，加上他在《羊城暗哨》中扮演的公安偵察員一角，堪稱完整地塑造了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志願軍、公安偵察員等一系列軍人和準軍人形象。

影片拍攝剛一封鏡，馮喆又匆匆趕往西安，繼續投入西影廠的《桃花扇》，擔綱主角侯朝宗。馮喆的表演感人至深。

《桃花扇》還沒有在全國公開放映，文化大革命全面引爆了。等待馮喆的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他被戴上「夏衍黑線人物」、「文藝黑線的黑幹將」、「特嫌分子」的大帽子，遭到戰線劇團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的圍攻批鬥。來勢兇猛的打擊，令馮喆猝不及防。1967年底馮喆被造反派以「保護」之名關在一個道具間裡，失去了自由，無休無止的凌辱和毆打，馮喆有些承受不住了，絕境之中，他更渴望張光茹能夠來到身邊，給他以親人的慰藉。但其時，張光茹也開始受到衝擊，作為「專演才子佳人的舊戲子」、「舞台上的毒草傳播人」，她也被強行送進了成都市文藝系統學習班，深陷沒完沒了的批鬥、遊街和挨打……

1969年初夏，戰線劇團「革委會」開始對「重點管制對象」的歷史問題和現行表現進行綜合認定，令人倍感恐懼的「大逼供」全線鋪開，「重點管制對象」們被一個個單獨帶走，重新審問，令其交代過去的歷史問題。

6月2日一大早，天空很陰沉，突然，院裡的高音喇叭傳出刺耳的叫聲：「馮喆，你在哪裡？趕快回來！如不回來，後果自負……」高音喇叭反覆廣播了十幾遍，但四周一片沉寂……

第二天下午，造反派把大家全部集中在大草坪，口氣生硬地宣佈：「馮喆在堆煤的破屋裡上吊自殺了。他自絕於黨和人民，死有餘辜。」

事後，張光茹在日記中寫道：「可憐一代風流兒死了，竟用毛毯裹著遺體，火化的時候，連我們母女倆（張光茹後抱養其弟張文彬之女為嗣）都不准見他最後一面，還揚言要扔掉他骨灰。我想方設法，喬裝改扮，晚間悄悄趕到火葬場，幸虧遇到一位好心的工人（馮喆影迷），偷偷將馮喆的骨灰拿給了我。」

對於馮喆的死因，多年來一直存在諸多疑點。然而，究竟是他殺，還是被折磨致死，至今沒有確切的結論。「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7月13日，戰線劇團召開追悼大會，為馮喆公開平反。

摘自《檔案春秋》

影壇往昔

西安電影製片廠1963年拍攝完成的《桃花扇》，是根據清代孔尚任的同名傳奇以及現代戲劇家歐陽予倩的同名話劇改編，通過復社文人侯方域與秦淮歌妓李香君的一段悲歡離合愛情故事，反映明朝末年江南一帶動盪的社會局勢和複雜的政治鬥爭。

作為其時尚屬新建的西影廠，能問津在中國戲劇史上居於極高地位的《桃花扇》，與特定文藝領域調整形勢的推動有關。

1960年底，中央為了扭轉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制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全面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的錯誤，文藝戰線也在全面調整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復蘇。

1961年初，時為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的陳荒煤來到「西影」傳達中央調整文藝政策的精神，出席了「西影」專門召開的為期一周的創作會議，就如何貫徹雙百方針、千方百計提高影片質量等問題作了詳細闡述。隨後他在西安召開了新電影廠（西安廠、內蒙廠、昆明廠、峨眉廠）廠長會議，傳達了周恩來、周揚、林默涵等關於藝術創作的指示，並特意安排「西影」的導演、攝影、演員參加……

此時正值孫毅執導的戲曲片《三滴血》公映頗獲好評，他對古裝片拍攝興趣未盡，經過創作會議學習討論，有感於重提「雙百」方針，倡導創作民主，重視提高質量，這位曾參與建廠的「元老」級資深導演，便一鼓作氣提出將心儀已久的古典戲曲名著《桃花扇》搬上銀幕的計劃，得到廠領導支持，決定把它作為提高全廠藝術質量的「翻身仗」，傾力將其拍成一部「故事好、演員好、鏡頭好、音樂好」的影片，改變當時「西影」尚無在全國有影響電影的狀況。

結尾處理遇難題

廠裡正式批准《桃花扇》拍攝後，孫毅專門前往北京搜集改編資料，並為拍攝工作進行相關準備。適逢中央戲劇學院實驗話劇院又一次在首都公演歐陽予倩改編的話劇《桃花扇》，「北影」與「長影」不約而同看中了這一題材，競相向文化部電影局表達了拍攝意向，「西影」聞訊後堅決力爭拍攝該劇。此時已任文化部電影局局長的陳荒煤親自出面協調，為「西影」最終取得該片拍攝權投了贊成票。

1962年春孫毅再度赴京，正式邀約時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任導演的梅阡共同改編劇本。在改編過程中，他們既參考了歐陽予倩的話劇本，也着重研究了孔尚任的原作，但在結尾的處理上碰到了難題：南京陷於清兵後，歷經南明離亂的李香君與侯朝宗是聚抑或離？

孔尚任所著《桃花扇》的結尾，是李香君和侯朝宗在白雲處道觀為明忠宗修齋追薦講堂巧遇，歷經劫難的一對戀人百感交集淚眼相對，正要互訴情懷，被已先入道觀的張瑤星一聲喝斷：「呸呸！兩個痴鬼，你看國在哪裡，家在哪裡，君在哪裡，父在哪裡，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麼？」侯、李猛然醒悟，認清眼前國破家亡的嚴峻現實，遂回到各自暫留棲身的葆真庵與采真觀，分別拜師學道、修真出家去了。這樣結尾與史實是符合的，晚年李香君正是依卡玉京所在棲霞山庵中以終老。

田野中的哭聲

紀伯倫

散文欣賞

東方欲曉，晨曦初露，我坐在田野裡，同大自然傾心交談。在那返璞歸真、美不可言的時刻，正值人們或酣夢未醒，或睡眠矇矓之際，我在綠茵茵的草地上，曲肱而枕，向我看到的一切探詢什麼是美的真諦，讓眼前的一切告訴我，什麼是真實的美。當想像把我同人世隔絕開來，幻覺

，侯朝宗深入道山淹沒無聞。當初孔尚任為寫作此劇曾悉心考證並嚴格遵循歷史事實，而且以侯、李分手並未再聚結尾，在傳統戲曲的創作上也獨具特色，沒有落入大團圓的俗套，誠如作者所謂使它「脫去悲歡離合之熟徑」。

歐陽予倩話劇劇本的結尾，則寫他們在離亂後再度相見，侯朝宗眷戀舊情，到棲霞山下玉京的道庵裡再訪香君，希冀重續舊好。香君見其已脫去南明衣冠改着清裝，認為他喪失了民族氣節大失所望，憤而撕碎了澹血的桃花扇抱恨而終。這一結尾增加了故事情節的曲折，渲染了全劇的悲劇氣氛。雖然出於虛構，但所寫侯朝宗並未深入道山，且着了清裝，也有一定的歷史依據。

按照有關史實，侯朝宗回到故鄉鄉邸，由於清廷搜求前明隱逸，父親被捕入獄，他因此應順治癸卯「秋試」以求自保，且僅中副榜，連個舉人也沒中，清初曾有題《桃花扇》「兩朝應舉侯公子，忍對桃花說香君」詩句，以惋惜之情道出侯朝宗的下落。而且清初執行鎮壓政策，「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均對不削髮的明末遺民以殺頭嚴懲，舊時沿街走動的剃頭挑子一頭必贏旗杆，就是為懸掛抗拒剃髮者人頭而沿襲下來的。歐陽予倩劇本最後一幕讓侯朝宗削髮清裝是不違史實的。

面對這兩種不同的結尾，電影怎麼表現呢？梅阡與孫毅反覆進行了研究，還是很為欣賞孔著的不落俗套，於是以此作為結束完成初稿。但在提交「西影」藝委會召集全廠創作人員討論時，卻對這樣的結尾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影響李香君的藝術形象和影片的思想意義，建議改為歐陽予倩話劇本的悲劇結局處理，以突出李香君的民族氣節和高尚品格。

孫毅、梅阡仔細再加斟酌，覺得原來的結尾確也存在「仍涉虛幻」、「淡而無味」問題，遂放棄原有的結尾，仍根據話劇為藍本重新修改，形成後來影片的結尾。

王丹鳳馮喆演主角

1962年底，經陝西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局同意，《桃花扇》正式開拍。依「西影」當時的力量和條件，拍攝這樣一部思想和藝術水準要求均相當高的歷史題材影片，確實具有不少難處，但廠裡決心提出了「拍好《桃花扇》，打好翻身仗」的響亮口號，不僅集中投入全廠的人力、物力，而且努力借助和發揮外援的作用，採取了跨行協作、強強聯合的做法。

還在孫毅與梅阡着手改編劇本之際，就商議謀劃了影片拍攝的兩大舉措：

一是用崑曲的曲調配樂。這不僅因為《桃花扇》原本就以崑曲為載體問諸於世的，實際也是看眼於獨具特色、別樹一幟，因為崑曲中有很多優美動聽的曲調，在電影劇中還很少見。攝製組特意約請北方崑曲劇院副院長金紫光和作曲樊步義擔任音樂顧問配樂，精心選取清新綿遠、婉轉悠揚的宮調用於片中音樂唱腔，十分契合「興亡」鋪敘與「離合」抒情交織的古雅悲壯風格，對主題表達、人物刻畫、情緒渲染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是邀請北方崑曲劇院的演員出演；因為他們深諳戲曲表演藝術，適宜古裝題材和人物塑造，以此試驗戲曲與電影表演的有機結合，這也是個大膽創新的念頭。後來這一點沒有完全做到，因最後還是確定王丹鳳和馮喆擔任主角，但片中的其他



▲王丹鳳的演技受觀眾歡迎和業內人士好評

角色大多還是「北崑」演員飾演的，他們熠熠生輝的演技為影片增色甚多。

對李香君、侯朝宗兩個主要角色的挑選，孫毅從廠裡同意拍攝該片時就開始留心了。在北京看到中央戲劇學院實驗話劇院重排上演話劇《桃花扇》時，他就為在劇中飾演李香君的鄭振瑤所吸引。

雖然此時鄭振瑤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演員，但已相繼成功主演了《大雷雨》、《文成公主》、《桃花扇》三齣大戲，可惜的是臨近籌拍鄭振瑤懷孕在身只好放棄。

後來梅阡提議由北方崑曲劇院組成演員班底，該院是遵照周恩來指示建立，實行以演出為主、培養繼承人並結合進行傳統劇目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方針，由梅蘭芳、歐陽予倩等擔任藝術顧問，雖然建院僅三年，但在北方崑曲名宿精心傳授下，已鍛煉出一批優秀青年崑曲演員。孫毅予以認同，從中遴選出了習聞且的李倩影與王小生的叢肇桓，內定為飾演李香君、侯朝宗的人選。他們原來都是中央實驗歌劇院的青年歌劇、舞蹈演員，專門抽調出來作為北方崑曲表演藝術繼承人重點培養，屬於難得的「戲曲團體的新文藝工作者」，形象、氣質、素養及表演技能等各方面條件都很不錯。

但在最後提交廠部審定演員方案時遇到不同意見，主要是擔心片中主人公李香君戲份很重，如果演員過「嫩」能否拿得下來，建議還是讓有一定經驗的專業電影演員來演。

恰逢此時上海天馬廠的《女理髮師》拍竣上映，從未演過喜劇的王丹鳳一改擅長悲劇角色戲路，活靈活現地成功主演了這部具有誇張喜劇風格和濃郁諷刺意味的影片，受到廣大觀眾歡迎和圈內人士好評。正是該片又一次顯現的王丹鳳精湛而深厚的演技才華，廠長鍾紀明提出邀請王丹鳳擔當李香君一角，得到大家的響應與贊同，於是通過文化部電影局徵得「上影」同意，借調王丹鳳來「西影」主演《桃花扇》。

待到王丹鳳進入攝製組試戲，發覺與已定飾演侯朝宗的叢肇桓不甚協調，兩者實際年齡以及扮相的差異，在鏡頭表現上更為突出，遂又決定對男主角進行調整。王丹鳳主動建議由馮喆飾演侯朝宗，於是「西影」又輾轉通過文化部電影局，急調已作為入川援建人員調入「戰影」、但被「上影」臨時借用正在趕拍《金沙江畔》外景戲的馮喆前來馳援。由於主要角色易人，打破了原來全部

由北方崑曲劇院演員出演的安排，又從「上影」、「長影」邀請專演反派的韓濤和善扮「老生」的周文彬，分別飾演奸詐兇殘的阮大鈞與耿直豪爽的柳敬亭，又增大了明星色彩。原擬飾演李香君、侯朝宗的李倩影、叢肇桓，則改飾香君養母李貞麗、朝宗朋黨吳次尾。

歷經風雨更芬芳

1963年底影片拍攝完成，即報送文化部電影局審查，受到各方面好評，認為劇本、導演處理、演員表演、攝影都很好，服裝布景也較為考究，準備排為春節上映。就在這時，政治空氣突然緊張起來，文化部電影局在正式下達該片審查通過令時，又決定暫時不在國內發行，但可輸往東南亞、港澳、朝、越、日、對西歐、拉美、非州等地，不作主動推薦，如對方主動索要則可供給。

半年之後，政治形勢更加緊張。當時中央負責意識形態的「理論權威」康生聞風而動，要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卑劣手法，一反當初讚賞、支持的態度，協助江青圍攻「壞戲」典型——北方崑曲劇院排演的孟超新編崑曲《李慧娘》，被扣上「用死鬼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反黨反社會主義大毒草」罪名，由此殃及到電影《桃花扇》。

在批判《李慧娘》的一個座談會上，提及「北崑」參加了《桃花扇》的拍攝，康生板起面孔訓斥道：「演《桃花扇》這齣戲，是什麼意思？這裡有政治目的，它是為投降主義變節開脫的，可以送給台灣、赫魯曉夫去看。」並說他曾提出過不同意「西影」拍《桃花扇》，並且寫過信，還火冒三丈地發出狠話：「『北崑』成立時，我是支持的，現在我主張把它解散。」……

這樣的形勢下，《桃花扇》難免厄運。文化部備於壓力，於1964年9月又撤回了該片的輸出發行權。在隨後開展的「四清」運動中，它在省內受到批判，「西影」廠黨委專門作了檢查。

「文革」之初更遭徹底否定，以駭人聽聞的「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反革命復辟宣言」的莫須有罪名，成為全國上下大加撻伐的「靶子」。主創人員悉遭株連，梅阡首當其衝被點名批判，主演王丹鳳被關進「牛棚」，馮喆慘死在「學習班」，叢肇桓以「反革命」罪整整坐牢八年，導演孫毅更是不堪七批八鬥服毒自殺幸被搶救過來。直到「文革」結束，他們才獲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這株植根於古典戲劇沃土的影壇「紅桃」，迭經風雨洗禮更顯芬芳。

摘自「時光網」



▲電影《桃花扇》劇照，王丹鳳演李香君，馮喆演侯朝宗

此，我才這樣憂傷。」

我回眸向萬紫千紅的花兒望去，只見它們軟軟滴下的不是露珠，而是淚水。我問道：「美麗的花兒呀，你們為什麼要哭？」其中一朵花兒抬起它那俏麗的臉，說：「我們哭，是因為我們將來到這裡，剷斷我們的粉頸，把我們帶進城裡。我們是自由的人，他們卻要把我們像奴隸一樣賣掉。晚上，我們蓋了，他們就會把我們丟進垃圾堆裡去。人類殘酷的手將使我們離開故土——田野，我們怎能不哭泣？」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溪水像失去兒子的母親似的號哭，於是我問道：「甘美的溪水呀，你為什麼哭泣？」它答道：「因為我不得不流進城裡，但是在那

裡，人們鄙視我，他們用葡萄酒代替我，而用我去為他們洗滌污垢。不久，我這冰清玉潔的身體就會變成污泥濁水。我怎能不號哭？」

隨後，我側耳細聽，又聽到鳥兒彷彿號喪似的在唱一首悲歌，我就問道：「漂亮的鳥兒呀！你們在為誰號喪唱挽歌？」一隻小鳥走近我，站在枝頭上說：「人將帶着一種該死的器具，像用鐮刀割草似的把我們消滅掉。我們正在相互訣別，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誰會倖免於難。我們走到哪裡，死神就跟隨到哪裡，我們怎能不唱挽歌呢？」

旭日從山後冉冉升起，為樹叢戴上一頂頂金冠，我不由得想：「人類為什麼要破壞大自然創建的東西呢？」

林則徐與廣東涼茶

華夏風情

廣東涼茶歷史悠久，起源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東晉時代，相傳嶺南老百姓根據東晉道學醫藥家葛洪的醫學理論，根據本地的氣候、水土特性，在長期預防疾病與保健的過程中以中醫養生理論為指導，以藥性寒涼、解毒消暑的中草藥，熬水來喝，總結出的一系列具有清熱解毒、生津止渴等功效的飲料。

而有據可查最早的廣東涼茶，就是鼎鼎有名的「王老吉」，稱得上是廣東涼茶的大姐頭。相傳「王老吉」名揚四海還與林則徐有關呢。

「老老實實王老吉」，這是廣州家喻戶曉的王老吉涼茶廣告語，也是王老吉始創人的寫照。王老吉始創人王澤邦，又名

王阿吉。相傳清道光年間，某年瘟疫流行，王阿吉學家上山避疫，得一位道長的真傳，以崗梅根、金櫻根等10餘種山草藥，配製成獨家涼茶，專為老百姓日常清熱解毒之用，很多人飲用後立見其效，阿吉涼茶很快聲名遠播。

清道光八年（1828年），王阿吉全家遷往廣州，在十三行靖遠街開設涼茶店。由於療效優異，適用面廣，價格低廉，飲用方便，不久風靡羊城。1840年，始出售袋裝涼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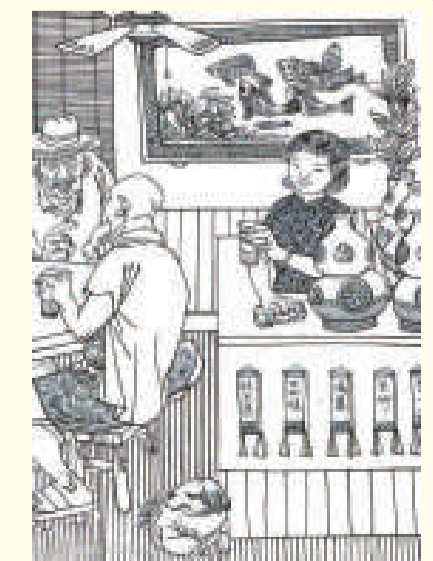
相傳，當年欽差大臣林則徐微服入粵查煙，親身體驗過阿吉涼茶的奇妙後，派人送來了一個刻有「王老吉」三個金字的大銅盞贈與王澤邦。從此，王澤邦以「王老吉」為號，首創涼茶舖，兼賣王老吉生藥茶包。從此，「王老吉涼茶」名聲大振，一傳十、十傳百，處處口碑，人人受益。

在鴉片戰爭中，「王老吉」也立下奇功。戰爭爆發後，清朝急調湘軍來援，但湘軍到廣東後，不服水土，又多吃辣椒，火氣攻心，病倒了一大片。在當地軍民的呼籲下，「王老吉」把涼茶配料送到虎門和黃埔，並指揮鄉民煎煮涼茶勞軍，一連數天，藥到病除。

自此，「王老吉」暢銷兩廣、湖南、湖北、江西、上海，以至北京等地也有銷售，還隨着千千萬萬的廣東人漂洋過海。1898年至1903年，梁啟超赴美考察期間，曾著《新大陸遊記》一書，書中有載：「西人有喜用華醫者，故業此足以致富。有所謂王老吉涼茶，在廣東貼銅錢兩文、售諸西人或五元或十元美金不等云」便是歷史的見證。

2006年5月，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涼茶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意味着涼茶的秘方及術語，不僅能得到國家有關法律的保護，還能得到「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世界範圍內的保護。

摘自「中國經濟網」



▲畫家筆下的涼茶舖